写在评选落幕时

—— 第五届金话筒奖
广播节目主持人评选综述

白谦成

第五届金话筒奖评选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评选结果尚未揭晓，但对本届评选的成果已可作出初步的总结和评判。

一

本届金话筒奖共有234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参评，是历届评选中参评人数最多的一届。这表明金话筒奖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播界的普遍认可。

经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批准，本届评选在奖项设置、获奖名额等方面作了重要变动：一是取消了金、银、铜奖的划分，“金话筒奖”只限于往届的金奖，银奖、铜奖合并为“百优奖”；二是正式设立了“金话筒提名奖”，位于“百优奖”之上，“金话筒奖”之下。这样两项变动，提高了“金话筒奖”的含金量，增加了10个“提名奖”的获奖名额。

本届评选，由两个复评会议评选出了“百优主持人”和20名人围“金话筒奖”提名的主持人；终评会议再从20名人围提名的主持人中，以2/3多数票评选出10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话筒奖”得主，其余10名荣获“金话筒提名奖”。可见，入围提名的主持人，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他们是我国广播节目主持人队伍在世纪之交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代表作也堪称精品节目。

二

本届参评主持人的代表作，总体质量比上届有明显提高，从宏观态势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中央、省、市三级广播电台的节目水准，已无明显差别。这与三级电视台的节目水准存在明显差别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反映了广播与电视两种媒体及其节目主持人的差异：广播节目多数属于个体劳动，只要主持人水准较高，就可以做出好节目；而电视节目多数属于集体创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创作班底，再好的主持人也会无能为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中央电台主持人节目质量下滑，省级电台显示出雄厚实力，城市电台异军突起。本届评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评的主持人未能入围提名，首次与“金话筒奖”无缘。中央电台是我国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发源地，在第一、二届“金话筒奖”评选中，该台在“十佳”中均占3席。但近年来，中央电台主持人节目质量下滑，参评主持人的代表作无法与省、市台竞争。希望中央电台能找出病因，善谋对策，急起直追。

在本届评选中，省级电台仍然显示出雄厚的竞争实力。自第一届起连续拿奖的广东电台和上海东方电台雄风依旧，多次获奖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台和黑龙江电台寸步不让，北京电台和天津电台紧追不舍，陕西电台则是一匹新杀上来的黑马。

与中央电台下滑形成对照的是，城市电台的主持人异军突起，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实力，在“十佳”中“抢”得四席，突破了第三届金话筒奖占有3席的纪录。其中，常州、厦门两台主持人的群体实力，给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头、淄博、乌鲁木齐、青岛的主持人也具有良好的发展潜质。

（三）服务类主持人彰显广播优势。从本届金话筒奖评选中可以看出，服务类主持人是电视的弱项，却是广播的强项。广播的服务类节目开通热线电话，为听众提供直接的、具体的、立竿见影的服务。这类节目充分发挥了广播的特点和优势，其主持人也在当地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上海东方电台的渠成、常州电台的韦伟是服务类节目主持人的代表人物，厦门台亚男自报社教类，她参评的节目《真情台风日》，从内容上看，也属服务类。这几位主持人的代表作，值得同行们认真学习和研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节目主持人阿丁，也是位出色的服务类主持人，因受名额限制，未能进入提名。

我在这里重点说了服务类节目，其实，各类节目都有出类拔萃的主持人。例如：广东电台王晓菁出色的节目驾驭能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梅梅的敬业精神、辽宁电台向萤对网吧的深度报道与评论、黑龙江电台李洋和北京电台孙岩的分寸感、淄博电台韩玉和厦门电台胡凌的节目创新、包头电台李鸣的寓教于乐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本书有评委的专文点评，本文就不再赘言了。

三

本届评选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导向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本届的参评作品中，

至少有四五篇存在违纪或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导向不当的问题，应引起各台领导和主持人的严重注意。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参评的作品都是送评台或主持人本人认为优秀的作品。自认为“优秀”的作品尚且存在导向问题，日常播出的作品就可想而知了。电视节目的评选未发现这类问题，可能因为电视节目更受各级领导的关注，把关较严，而广播节目，特别是广播谈话节目，当地领导和电台领导很少收听，主持人素质不高权力却挺大，谈什么话题和请什么嘉宾又没人管，问题就出来了。在此，我们要提醒各地广电局和广播电台的领导注意，你们除了要重视重大宣传和新闻节目之外，还要留意那些边边角角的、不起眼儿的、听的人不多但却容易出问题的节目，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哪个主持人在小节目里捅个大漏子，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然，这也给广播节目主持人出了个课题，就是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导向意识和把关意识，真正以“三个代表”的思想统帅自己的节目，既要重视收听率，又不要被少数思想意识和情趣不健康的听众牵着鼻子走。

（二）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严肃音乐节目主持人的界定。

音乐节目是广播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播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音乐节目主持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流行歌曲主持人（DJ），他们没有稿子，基本采用“提纲加资料”的方式来主持节目；另一类是严肃音乐主持人（“严肃音乐”的称谓不一定准确，姑妄用之），他们有稿子，解说词文笔讲究，主持人基本采用播读的方式，也有的带一点播讲的味道，但绝不是谈

话体。后一类主持人因其语言形态更靠近播音，因此在参评“金话筒奖”时往往吃亏，北京台梁红的《流金岁月》和常州台愚点的《乡愁四韵》均属此类作品。如何评判这类作品，特别是主持人的播讲方式，需要研讨。

2. 热线咨询类主持人的定位。

在服务类节目中，有一类专门作热线咨询的主持人。这类主持人往往成为调解员。有一类矛盾的调解容易被接受，如上海东方台渠成调解邮政专递的矛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丁调解交通事故的矛盾、常州台韦伟调解金融方面的矛盾等。另有一类涉及婚恋、情感和家庭方面的矛盾，则较复杂、敏感，分寸难以把握。陕西台卫东和济南台金山的节目，属于此类。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如何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如何掌握分寸，是个需要研讨的课题。

四

金话筒奖已评选了五届，本会第一次编辑获奖作品专辑。以后拟形成惯例，每届评选之后，都出版两本专辑，广播、电视各一本。前四届的获奖作品，也拟在明年出版精选本，以保留我们走过的足迹。

本书收入了 19 名人围提名的获奖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代表作，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林少文参评的是英语节目，编者决定不收入本书。这 19 篇作品称得上是精品，值得全国的主持人同行们学习和借鉴。当然，精品不等于没有缺点和毛病，评委们在评议时也都指出了这些作品尚存的某些不足或缺憾。

需要说明的是，金话筒奖评选的是主持人，而不是作品，主持人与其作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持人参评的代表作是评选的重要依据，但不是惟一依据。评选金话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奖，除审评代表作外，还要考察主持人的全面情况以及兼顾台际平衡。

收入本书的作品，均附有作者的创作体会和评委的点评。为配合本书出版，本会还刻制了一套 CD 光盘，收入了上述 19 篇作品，供读者研究和欣赏。

为了让本书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各位获奖主持人和评委加班加点赶写文稿，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印刷厂的朋友们也努力配合。在此，编者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匆忙成书，疏漏难免，望读者指正。

2001 年 9 月 13 日北京

新闻节目

透视网吧

辽宁人民广播电台　　向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向萤。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你我之间也许远隔万水千山，但只要轻轻点击鼠标，就能像面对面一样交流；伴随着一个个页面的打开，一个无所不有、五彩斑斓的世界立刻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互联网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论怎样评价它都不过分的。它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学习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但它又像一把双刃剑把我们搞得手足无措。看看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多的网吧和网吧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有些事情会让你紧锁眉头。周末，我认识了一位女高中生，她在网吧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小伙子，结果不到两个月被骗去了 17000 多块钱，还失了身。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把网吧比作“电子海洛因”。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不可能拒绝网络时代的来临。那么，网络真的是洪水猛兽吗？走进网吧的孩子们都在干些什么？网吧该如何治理？网络文明怎样建设？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一）过渡版

一次街头网吧的在线聊天，

两个少年的人生变得如此暗淡：

一个走进了铁窗世界，

一个放弃了充满阳光的学业。

街头越来越多的网吧，犹如黑夜里的陷阱，

走进去的花季少年，究竟热衷的是什么？

《新世纪新观察》特别节目——《透视网吧》。

前天，我认识了一个叫文文的小姑娘。她在沈阳市于洪区一家重点高中读高二，18岁，1.7米的大高个。她那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书桌及待人接物的成熟和礼貌，使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会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妈妈送牛奶挣来的辛苦钱拿去给网友，最后还和网友一起过夜。

文文的妈妈一见面就拿出一大摞孩子的荣誉证书：

（出录音）

你看看这是我姑娘的荣誉证书。她本来是个好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是班长、学生会主席。

可如今，文文怕见同学，整天想着要去找份工作。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几次上网。

（出录音）

刚开始吧，我反对她，我跟她说过，你上学以学为主。她说，别的同学都懂，和别人谈不来，好像缺少点啥似的。我说，你在假期的时候学电脑打字，她打得也挺好，我说你就去吧。后来我发现她上网，我说过她，她说她以后不去了。有一回心情不好，又去了，我不知道。

她在网上聊天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希望的网友。没几次，两人开始见面。这个小伙子真实姓名叫高岩巍，我在看守所里见到了他。

（出录音）

向：你今年多大年纪？

高：我19。

向：上网最初就想骗她吗？

高：没有，上网最初没想骗她，后来没有钱了。

向：你觉得她一骗就会把家里的钱拿给你吗？

高：也没多少钱。

向：你说你能给她办到东北财经大学去上学，有这可能吗？

高：没有。

向：怎么想起这个计策？

高：刚开始她想上东财。

求学心切的小文文完全相信了这个骗局，一次又一次跟妈妈要钱。

（出录音）

母亲：我认为是受骗了。后来我姑娘说死不相信。我说，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你给我立个字据。立了字据、摁的手印，她走的时候我打她几个嘴巴子，后来她真就走了。完事她又要了 5000 块钱，她原封不动给了高岩巍。

文文的妈妈是个下岗工人，又离了婚，这几年一直靠送牛奶维持生活。

（出录音）

母亲：我给她点钱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口袋。两千块钱，就这样拿走了。她心有多狠。

在采访中，我一直在想办法安慰这位可怜的母亲，同时鼓励文文继续读书。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已经给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

离开文文家，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就好像春天的清晨，看见满院子的花儿，在昨夜的雨中，花瓣被打落一地，此时的心情怎么能用简单的“心痛”两个字来概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呢？文文还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重新振作起来。

这件事让我注意起街头的网吧。网吧是这几年才兴起来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学生，而且越来越多地开在学校旁边。走进网吧的孩子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究竟热衷于什么？昨天晚上，我走进了沈阳科学宫旁边一家情缘网吧。

（现场音响压混）

这里的 20 多台电脑已经座无虚席，几乎都是学生。老板一边招呼着网民，一边和我闲谈。这家网吧才开不到两个月，现在只要学生一放学，这里就找不着座位了。孩子们玩电脑游戏、网上聊天，一坐四五个小时很平常。因为是星期天，有的孩子已经在这里泡了一夜。两个高中生边上网聊天边玩网络游戏。

（出录音）

学生甲：有王没？

学生乙：大王，小王？

学生甲：没草花了，自动走了。

学生乙：唉，你这事干的。

向：这局输了赢了？

学生甲：输了。

向：你是一边玩一边聊天？

学生甲：对。

向：那你可以一心二用了？

学生甲：算不上。

向：那三心二意了，玩得挺开心？

学生甲：还行，瞎玩，和同学。

向：都聊点什么？

学生甲：啥都聊，瞎聊。有啥说啥。

十几分钟后，轮到我了，在老板的指点下我进了聊天

室。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什么“险恶江湖逍遥剑”“一生给你温柔”“多情公子”“等爱的狐狸”……这些让成年人都羞于出口的词语竟然是一些十几岁孩子在网吧里上网聊天的自我称谓！我在网上一共没几分钟，就有好几个人问我的芳龄，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几次短暂的网上聊天经历让我越来越害怕。网吧、中学生、文文这些，就像影子一样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最近，鞍山一所中学的团委对339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上网聊天的有130人，占60.47%；上色情网的有23人，占10.7%。在最感兴趣的一栏中，上色情网的比例很大。一次上网时间超过3小时甚至泡通宵的有54人，占25.11%。

一名高一学生反映，自上网后，视力明显下降，胸部、腰部经常疼痛。一个女生说她迷上聊天后，脑海里总是惦记网上的蒙面人，推测着他的性格、人品，猜想着他的语言真实性，甚至还得挤出时间与对方相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辽宁恒信数据公司的网络专家张树军副教授今年28岁，他和我谈起了高中时的上网经历。

（出录音）

张：我那时上网15元1小时，很贵。不太懂事就聊天，学生比较孤独寂寞。

向：据了解，高中初中生上网聊天，滥交网友，还有的真出了事，你怎么看？

张：上网和现实不一样，沉湎在里面，有点像毒品，吸鸦片那种。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没法控制自己。社会是复杂的，有坏人也有好人。

向：这是不是把人际之间的关系，原有的模式给打破

了呢？

张：我感觉互联网这东西，它最开始的目的是交换信息，互联网最开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聊天。这个东西和现实生活绝对不一样，网络是虚幻的空间，我可以很真诚地说一段话，你看到了白纸黑字，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初高中生很容易相信、上当、受骗。这种事情你真的碰上一个坏蛋，那不就成了灾难了吗！

事实上，最近关于中学生网上交友引发诈骗、绑架、强奸的案件，泡网吧影响学业的报道不绝于耳。新疆一个年仅 12 岁的小学生，因迷恋网吧，从家中偷偷拿走几千元，一口气儿在网吧玩了 22 天；江西省赣州市某中学一高中女学生，与 19 岁的网上恋人“恋爱” 3 个月，由于“恋人”要与她分手，该女生不堪忍受“失恋”的痛苦而服毒身亡。

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不想听到，可事实又是在不断地发生。直接办文文被骗案的沈阳市于洪公安分局民警李伟很无奈地告诉我：

（出录音）

1998 年开始，陵东派出所辖区内只有一家网吧，到现在，有执照，合理合法的有 70 多家，还有一二十户没有手续的，接近一百家。

1998 年到现在，沈阳光登记的网吧就有 600 多个。事实上，按陵东派出所辖区的情况推算，沈阳的网吧不下 1500 家。

在线聊天的 OICQ 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 5000 万，这其中超过 30 岁的不多。每天从早到晚在线人数几乎不少于 100 万。

社区 WEB 聊天室的火爆登场、语音聊天的甜言蜜

语、黄色网站的防不胜防，再加上没完没了的电脑游戏。网吧就像当初的电子游戏厅异常火爆，成了让“家长操心，教师烦心，学校忧心”的场所。有不少人干脆把它称为‘电子海洛因”。

（二）过渡版

互联网仿佛是五彩缤纷的梦幻乐园，
浩浩荡荡的网民大军中学生越来越多。
聊天、游戏加色情，家长操心，社会担心，
面对“电子海洛因”的泛滥，我们该怎么办？
《新世纪新观察》特别节目——《透视网吧》。

今年1月最新的一次统计表明，我国上网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250万人。上网人数增加，主要是由18岁以下的中学生增加而造成的。教育部的统计数字表明，1999年高中在校生总数为1417.51万人。上网人数已经达到527.6万人，大约为高中生总数的1/3。也就是说，平均起来，3个高中生就有1个上过网。

现在城市家庭以独生子女居多，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有机会与他们沟通，而青少年又渴望交流和沟通，网络空间的无限性和沟通时间的连续性，以及沟通内容的广博性、随意性，满足了青少年的猎奇好奇、渴望交流、了解世界等多种需求心理。

不过，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到网民大军当中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为此，我邀请了沈阳师范学院青少年精神卫生心理研究专家王家棉教授。下面就来接通王老师的电话：

问：王老师，不知道您上不上网？

王：上，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经常上网，也上瘾，一般

每天晚上 8 点到 12 点。

向：应该说上网无论对孩子还是大人都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它吸引着你去看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寻找一些资料，再一个是聊天室，也是一个很诱惑人的地方。昨天晚上，我也去网吧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只要一登录聊天室，好家伙，真是让你十八般武艺应接不暇，什么人都来问你，问你一些不敢睁眼的问题，不敢听到的问题。

王：可能人们彼此之间很冷漠，互相交往也藏有戒心。但是上网就无所顾忌，因为他是虚拟空间，他可以按照本我的原则现出自我的本来面目，可以无所顾忌地提要求，无所顾忌地提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头脑中的冷静和理智来对待它，那么对自我约束能力极为有限的中学生来说，前方确实布满了陷阱。对此，我们进行了一番观察研究，看到目前在学生网民当中，主要是三多：一个是职高生多，一个是非重点学生多，再一个是男生比较多。有的学生每天上网，最长的上三天三夜，可以说创了一个纪录。我分析这些同学迷恋于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根本的原因还是心灵空虚，寻求刺激，渴望交友，自控能力又比较低，结果总是影响他们的成绩，影响和其他同学的正常交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向：好，感谢王老师的解释。

听众朋友，这些学生们长时间沉溺网络世界肯定会带来危害，比如导致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孤独、焦虑、食欲不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睡眠障碍，甚至消极自杀。其实，网络本身并无罪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孩子正确接触它。

网络信息量大、传递快、交互性强，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网络也存在信息量不稳定和内容缺少内

在联系的问题、信息内容的审查问题和信息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网络环境下教育面临的一个全球性的新问题，学生亟需老师、学校、家长、社会的帮助和指导，这绝非街头网吧的老板们所能办到的。但是目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却不尽人意。

一位沈阳某重点中学的青年教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电化教育室现在有 70 台电脑，都没上网。全校有将近 700 名学生，不用说上网浏览，就是练打字都不够用。这也就难怪网吧的生意好做了。

网络的兴起，让黄色信息也找到了新的载体，得以更快、更广泛的蔓延。调查显示，大约有近 50% 的学生曾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网上接触过黄色内容，而不少打着性普及幌子的网站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黄色内容在网上的泛滥给我们提了醒。因为追根溯源，还是跑到了性知识普及不力的因素上。“禁地”终究是封不住的，相反，一些生活中的残毒很容易把这个“任务”接了过去来补缺，而后误导和曲解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透过上面种种，不难看出对网吧的整顿绝对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简单。

(三)过渡版

信息教育极度缺乏，互联网世界充满诱惑，

花季少年丢下书包泡网吧，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社会呼唤网络文明，

围追堵截，网上巡警闪亮登场。

请继续收听《新世纪新观察》特别节目——《透视网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